

上

辰龍著

春風文藝出版社

# 風塵八義



下

辰龍著

春風文藝出版社

# 風塵八景





ISBN 7-5313-0406-6/1·3

上下册定价：7.70元

247.4-214V1C1

204136

同

限 表

期

到期 上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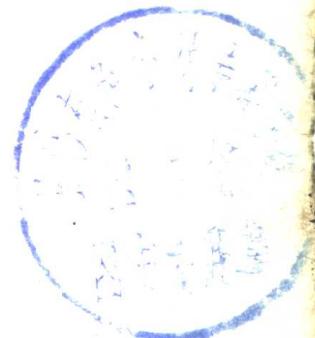
下列时间以



0442405

龍著

春風文藝出版社



1247.4-214V<sub>2</sub>C<sub>1</sub>

國

34137

期 阴 表



0442404

春風文藝出版社

素

下



风 尘 八 义 (上、下)

Fengchen Bayi

辰 龙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 6 段一里 2 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 403,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7 3/8 插页: 2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624

---

责任编辑: 杨爱群 封面题字: 李勤学

封面设计: 刘君成 责任校对: 杨春勤

---

ISBN 7 5313 0406 6/I • 381 上下册定价: 7.70元

# 目 录

第一回	铁掌金刀 淬谢古道 飞天蜈蚣 惨屠晋城	1
第二回	假剪径 侠义助盗贼 真兄弟 江湖初相逢	19
第三回	大江惊波 浪淘枭雄 孤舟泛江 情痴侠女	34
第四回	谈倾心 兄妹居幽洞 萌柔情 玉凤闯龙潭	52
第五回	无影双凤 同门较技 断情幽谷 少侠铭情	66
第六回	六合塔 金凤险遭辱 西子城 神丐怒惩凶	82
第七回	当涂小店 神佛盗宝 鹰愁深涧 影侠遇难	92
第八回	寻情仇 痴心女闯庄 巧结义 碧眼侠逞能	111
第九回	三姝扬威 奸雄喋血 双侠天降 神佛服难	121

第十一回	兴党狱	鸟尽良弓藏	
	闻龙潭	心痴情波涌	140
第十一回	豪侠扬威	艺惊群寇	
	肝胆相映	义结双英	160
第十二回	栖霞山	恶斗岭南剑	
	叠翠岗	善结神火君	181
第十三回	炮山河畔	侠女萌情	
	大明寺外	义士争锋	200
第十四回	脱厄难	铁笔拜名师	
	历凶险	长鞭惊侠士	216
第十五回	忍辱负重	蜗居扬州	
	豪气凌云	独探古刹	235
第十六回	隐侠庄	英雄结八义	
	姑苏城	侠女诛淫贼	253

# 第一回 铁掌金刀 淬谢古道 飞天蜈蚣 惨屠晋城

古城太原，建于大宋太平兴国年间，始称并州，后才易名为太原。往昔的晋阳古城虽迭遭水火之劫，已几片瓦无存，然而如今的太原城中，除却蜚名天下的晋祠之外，双塔、崇喜、多福、香岩等古寺以及诸多的酒肆茶楼、商号铺店，使其繁华之状仍不失为北方六省的著名州府。

名震遐迩的太原万胜镖局，正坐落在一条丁字街中最为繁华之处。

这日入暮时分，阴云密布，凄风惨啸，一个筋疲力竭的劲装少年，牵了匹仅存一息的黄骠马，来到了万胜镖局门外。他不待通报便闯门而入，一路大放悲声，直趋中堂。

这时，红衣女侠林幼茹正与三徒一子在中堂上促膝言笑，陡见那少年哭嚎着踉跄而至，不由得大吃一惊。林幼茹连忙站起身来，向厅外迎去——

“义母……”那少年一个脚下不稳，扑身而倒。幼林茹飞身扑上把那少年一把擒住，见那少年鼻息皆无，忙在对方胸前穴道上点了几下。至此，那少年才“哇”地哭出声来。

“义母，义父他老人家和诸位镖师都……报仇哇！”

“云儿，先别哭，慢慢地讲。”林幼茹扶那少年至厅内的

一张太师椅上坐下，问道：“云儿，你义父他们怎么啦？”

“义父他……他老人家和诸位镖师已全部赴难……”

“啊？！”林幼茹大叫了一声，当下便昏了过去。

近年来，江湖道上风浪险恶，黑道上出现了一个号称飞天蜈蚣的人物。这飞天蜈蚣肆虐江湖，杀人越货手段残忍。已有几家镖局相继失风，事后除却在现场可以觅到一枚绣有展翅欲飞的蜈蚣的黄色三角小旗外，镖行人众均无一生还。

前几时，万胜镖局接下了一笔将三十万两银子押往襄樊的生意。张啸尘亲自出马，率局内四大镖师一同前往。不期在豫南古道上，与飞天蜈蚣等贼众狭路相逢。一场浴血苦战，虽然镖师神枪将曹凤、擒龙手徐英、飞云手徐杰相继出手获胜。伤残了号称巫山三煞的巫山龙邱远、巫山虎洪涛和巫山蛟高士奇，但于贼首飞天蜈蚣及追魂剑方成和虎面僧了然出手时，镖局群雄难挡其锐，四大镖师迭次丧生。武林英花、威震河朔的铁掌金刀张啸尘与飞天蜈蚣未走过十招，也血溅沙场……

幸亏张啸尘见机得早，于大战之前便命铁笔秀士楚龙云潜身脱出重围。

林幼茹虽属女流之辈，但其江湖阅历非同凡响。她有预感：飞天蜈蚣黑道枭雄，心狠手辣，凶残昭著，他苦心积虑设下罗网要将张啸尘等众一网打尽，又怎甘心楚龙云一人得脱。故而，她除却令三弟子郭银龙远赴嵩山少林寺外，其余人众亦可以说近在身边。倘贼众至，莅时有乃父金刀无敌林凤祥与楚龙云、李金龙、赵玉龙等众，或可抵挡一阵。这也是她的一番苦心，无奈难以对眼前的四个孩子明言。他们还太嫩哪！

次日一早，万胜镖局的大门刚刚打开，便见一个道人

鹤立门前。这道人见门开启，便高宣一声法号：“无量佛！”

这声法号显是发自强劲的内力，宛若钟鸣，远远播去，在镖局院内嗡嗡震响，确也骇人。

红衣女侠林幼茹正与楚龙云、李金龙在中堂议事。陡闻法号声传来，均不禁大吃一惊：“追魂剑方成！”楚龙云更加诧异：“日前在豫南道上只见方成那厮剑法出神入化，诡异绝伦，不料其内功亦如此精湛。所邀高手尚杳无音信，仓促之间又如何应敌？”

林幼茹反倒笃定下来，对楚龙云道：“云儿，勿须慌乱，你且暂避一下。”又转向侍立于厅口的趟子手道：“汝且去看看，如其欲谒见，亦不妨请他进来！”

“咚咚咚咚”如巨石夯地般脚步声响过，一位道长走进庭院。他头戴黄杨木道冠，面目清瘦，剑眉朗目，海下一部如墨浓须，身着玄色道袍，腰系杏黄丝绦，袍袖飘洒，令人肃然。这道人步似轻盈，然所过之铺砌甬道的青色麻石均为其裂。“咔咔”之声不绝于耳。

于厅后暗窥的楚龙云见来人不是方成，便趋身厅内。红衣女侠江湖见闻渊博，却也不知道江湖道上竟有如此内外兼修的奇人，一时间惊得目瞪口呆。及见楚龙云现身已知来人并非仇敌，这才把心放下，急忙向厅外迎去。于阶前向那道长拱手为礼，道：“道长仙驾光临，寒舍蓬荜生辉——请道长厅内待茶。”

那道长一双朗目在依偎于林幼茹身侧的张剑平的身上注视了良久，淡淡一笑，道：“善哉，善哉！”嗣后，才步入厅内。

林幼茹与那道士分宾主落座。那道士却双目微闭、似有

所思。林幼茹见怪不怪，询问道：“请教道长于何仙山宝观清修？”

“贫道四海为家，乃云游之客。”

“请道长以仙号上下见告。”

“不言也罢。”

“还是请示明教，妾亦好称呼。”

“实无必要，贫道飘忽而来，悠然而去，便是妄言一个张三、李四又有何用。何如唤我一声道士岂不更好。”

这时仆人已将香茗奉上，那道长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道：“贫道云游四方，今日初莅宝地。渴贵府实欲结一善缘。”

“且请道长明示。”

“贫道与夫人膝前的小公子实有半世之缘，特来乞化，尚望夫人不吝施舍。善哉，善哉。”

“哈哈，道长实是取笑了。”

“出家人无一诳语。”

“尚望道长见谅，妾夫妇二人仅此一子。尚待其延续香火，又岂能舍入空门。况尚不知道长的仙山法号，这结缘之事岂非笑谈。”

“贫道亦非欲令其吃斋诵经，遁身空门，而是爱其骨骼精奇，是一副习武的丽质。贫道纳之为徒，授以技艺，又与你那‘香火’二字何干？”

“舔犊之情，天伦之乐，妾又焉忍幼子远去，且妾亦技艺在身，犬子自可承袭家教——道长授徒之意其实难遂。”

“非也！须知贫道欲结善缘，已不惜足莅险地。夫人莫非欲使贫道与死人语。”

那道长一语道破万胜镖局目前之境况，林幼茹不禁大吃

一惊。她沉吟有晌，言道：“若妾终不肯将犬子舍与道长，势将如何？”

“不会的，贫道与此子的缘份已非同寻常，倘夫人肯以贵子相舍，贫道将竭微薄之力，或可使贵镖局的厄难化作无有。否则，依贫道所知，贵镖局上下人等均难脱血光之灾，夫人所能邀来的高手亦不过使此地徒增几个亡魂而已。何去何从，尚请夫人定夺。”

林幼茹已得窥那道长的功力，情知对方所言绝非蛊惑之词。然而，丈夫一死，那张剑平已不啻于她的生命，又岂肯轻易相舍。更何况她身为江湖豪客，又怎忍受得了对方那趾高气扬的神态。当下，她豪气一壮，凛然言道：“多谢道长指点。万胜镖局绝非善与之辈，北方武林更不乏高手，焉能任由飞天蜈蚣那厮恣意而为——道长又岂可奢谈生死之事。”

那道长突地双目暴睁，两道如电寒光迫在林幼茹的脸上，道：“善哉，善哉。夫人的豪气确也可嘉。然北武林中能在那飞天蜈蚣的手下走过十招的亦恐已属凤毛麟角。”

“道长似乎是在长贼人的志气而灭我辈的威风。却不知道长与那飞天蜈蚣有何渊源？”

“贫道化外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绝不致偏袒盗贼，这一点夫人尚可放心。”

“道长请恕妾直言。如果恰似道长之言，敝镖局上下难免血光之厄，亦恐犬子同样难免池鱼之灾。道长所云与犬子的缘份岂不同时化作乌有了吗？”

“不然，贵公子吉人自有天相，绝无意外可言。”

“依道长之言，莫非犬子竟可躲过这场劫难不成？”林幼茹已不禁为之一阵惊喜。

“天机不可泄漏，贫道已经说得太多了。善哉善哉，罪过罪过。”

“道长似已对夫子志在必得？！”

“贫道已不吝强化！”

林幼茹登时大怒，言道：“贱妾宁死不舍，亦请道长再勿危言耸听。”她站起身来以示逐客：“请道长……”

“且慢！”那道长分明性如烈火，显已被激怒。亦站起身形，道：“言已至此，贫道亦只好于事后强行化之。尚请夫人见谅。”一声“告辞”出口，便旁若无人地飘然而去。

傍晚时分，晋中四杰齐至。这晋中四杰乃是乾坤剑华谦、飞龙剑华谨、素梅晓月章进和雪中雁司马瑞四人的联袂并称。他们显然是接到了万胜镖局的英雄柬之后群聚而来。林幼茹心里明白：这晋中四杰在山西的名声虽响，武功却平庸得很。故而，忧急的心情并未为之稍减。酒筵间，洛阳镖局总镖头展翅大鹏雷天振赶到。

众人正于厅中饮宴，门外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蹄声于门前戛然而止，便听守门的趟子手高声报道：“林老前辈到！”

“父亲……”林幼茹一见父亲，当即扑身拜倒，涕泪交加。

林凤祥早在三十年前，便以一口大环宝刀、三支瓦面金镖在江湖道上闯下了字号。人称“金刀无敌仁义侠”。近年来已归隐太行山的泉林之中，只求急流勇退，再不过问江湖上的事。如今女婿英花凋谢，女儿又遭强敌觊觎，他焉能袖手事外。因此，一接到女儿求援的书柬，便即挥笔成书，恳求五台山显通寺主持碧莲长老下山援手。嗣后，便随赵玉龙马不停蹄地急驰太原。

林凤祥走进万胜镖局，不禁落下了几滴英雄泪。他把张剑平抱在怀里，又搀起爱女，劝道：“孩子，勿须如此，保住身子，一切有为父与你作主。”

“磔磔磔”一阵怪笑声过，又继之“嘭”的一声响亮，厅门被撞开。黑影闪处，庭院里已多了一人。灯光下，只见他着一身黑色夜行衣，戴玄色面罩，身材细长精干。冷冷笑道：“小老儿好大的口气！”

厅中群雄大惊，林幼茹已自暗道：“院内外的暗桩已全完了！”众人各持兵刃向外扑去。刚出厅门，便闻“哧哧”声响，林凤祥首当其冲，大环宝刀舞起一片耀眼光华，雷天振亦将双锏舞得宛若两团银光笼罩。顿时“叮叮当当”一阵脆响，台阶前已有十数枚钢镖、飞刀、铁莲子之类的暗器落地。

林凤祥暴喝一声：“何方鼠辈，如此暗器袭人岂是江湖之道。”他虎步生风在群雄的护卫下步入庭院。

人影闪现，庭院里又多了四个人，分列于率先现身的贼人身侧。

“嘿嘿嘿”，那贼首又是一阵冷笑，怪声刺耳，十分难听：“在下实无暗算之意，手下弟兄略示小技实乃一试林老英雄的身手而已。林老英雄果然技艺不凡——只是于在下看来亦不过如此乃尔，哈……”笑声甫落，左手的旱烟袋凑近唇边轻轻一吸，烟火亮处一缕烟云平射而出，直射群雄面前死自不散。

这份内功又使镖局众人为之一凛。

楚龙云已认出来者，他趋近林凤祥身侧悄声言道：“师祖，这贼子便是飞天蜈蚣。”群雄亦已认清其身侧那一僧一道正是了然和方成。

雷天振凑近林幼茹道：“嫂夫人，小公子现在何处？”林幼茹一经提及当即警觉，忙对楚龙云道：“云儿，你速携你平弟去密室暂避。敌退后我自去叫你。”

楚龙云转身急掠而去。

林凤祥向那贼酋厉声喝道：“足下莫非便是那为祸江湖、惨屠我武林同道的飞天蜈蚣吗？”

那贼酋扬手揭去面罩，一张干瘦的脸阴沉沉、冷冰冰不见表情，两只鹞眼迸射出慑人的寒光，令人望而生畏。他右手复又一挥，一物脱手而飞，“咚”地一声插在数丈外的一株古柏上。竟是一枚三角小旗：黄旗面镶着血红的狼牙滚边，旗心绣有一只黑色蜈蚣，展翅欲飞。只见他冷冷言道：“正是在下。不过，林老英雄，你可知道在下的规矩。”

“什么臭规矩，阁下但讲无妨。”

飞天蜈蚣面色一霁，狠声言道：“识我面目者死！尔等认命吧。”两眼左右一扫。居身下手的两个少年各持一双鸡爪镰双双纵身场中。

这两个少年均在二十岁以下，乃是追魂剑方成的弟子。稍长者姓朱名琳，人称俊俊貌。他生得眉清目秀，粉面朱唇，体态匀称，着一身黑色夜行衣，更显得风流倜傥；另一个却长得凶眉恶目，狮鼻阔口，身材魁梧。江湖上人称猛狴犴袁英。朱琳以轻功见长，心计阴狠；袁英力大招沉，出手威猛。均非善与之辈。

乾坤剑华谦、飞龙剑华谨两兄弟见对方二人年轻，以为可欺。双双挺剑而出，接住朱、袁二人拼杀起来。

朱琳见华谦施展的是达摩剑法，身法轻盈。招式严谨，一时不敢小觑，只将鸡爪镰刻意施开接架相还，数招过后见对方的剑招华而不实，已不由心中暗笑。这时恰逢华谦右足跨

进一步，长剑挽了个顺势大平花横向他的脖颈斩来。他抽身侧步避过剑锋。待对方剑式走空，左手鸡爪镰突发一式“乌龙探爪”，将华谦的掌中剑拿了个正着，复又顺势把右手镰向剑身上一搭，双臂一拧，喝了一声“撒手！”

华谦大吃一惊，情急中忙施出滚龙剑式，勉为其难地撤回长剑，同时向后跃开。已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华谦的处境较之乃兄更惨。猛狴犴袁英甫一出手，两柄鸡爪镰运动如飞，挟着呼呼的风啸，钩锁拿砸，一式紧似一式。仅几个照面下来，便将华谦迫得徒有招架之功了。

章进、司马空二人见华氏兄弟已落下风，稍一会意便抽剑扑上。华氏昆仲手中加紧，摧动长剑与司马空、章进二人联手对敌。六个豪客。一对战团，金刃相交，斗在一处。一时间难分高下。

虎面僧了然左手于胸前打个问讯，右手倒提镔铁禅杖，高宣法号“阿弥陀佛”喝道：“鼠辈以二对一大悖江湖规矩，待贫僧来教训尔等。”喝声未落早已置身场中。

“恶僧，我来陪你走上几招。”雷振天一摆掌中双锏；宛如大鹏展翅，一跃数丈。临空暴喝一声：“接招！”一式“插花盖顶”，双锏径向了然和尚头顶劈下。

虎面僧“横架金梁”禅杖往上一迎。“当”的一声响亮，宛如平地一声炸雷，震得场中众人耳鼓嗡嗡作响。

二人一合即分。虎面僧了然一连倒退了两步才定住身形。而雷天振趁势借力倒翻，落地时打了一个盘旋方才站稳。只觉两臂酸麻，掌腕作痛，心中亦不禁暗暗佩服对方的功力。

这虎面僧了然乃嵩山少林寺弃僧。他在这条镔铁禅杖上下了多年功夫，一路“达摩杖法”使得出神入化。兼之他亦练过少林拳练功夫，出道江湖十余年间，已闯下了不小的名